

我在語文方面的家學

「你拿到平均工資了嗎？」是最近北京人見面常問的話。多數人會頹喪地回答：「沒有！」

不久前，有關部門公佈了一組北京市的平均工資統計數字。數字一出來，便有位媒體人在一個知名的廣播節目中評論這組數字是：「掩蓋真相，泛泛而談。」

此評論雖然似乎尖刻了一些，可反映了很多人的想法。在這組官方統計部門的調查數據中，北京國有單位的年平均工資達到十萬多元，民營企業的年平均收入為五萬元。

如果說民營企業的統計數字還靠點譜兒，那麼關於國有單位平均收入的統計數字，就離開真相太遠了。據我所知，國企中相當多的普通員工，年收入有五六萬元就相當不錯了。我一個親戚的兒子在中國人壽上班，是加拿大名校畢業的海歸碩士，專業是精算師，回國工作兩年，每月工資不過五千多元，還沒有小區賣菜的賺得多。國企中層的年收入大概能有七八萬元，高管人員收入才能過十萬。如此看來，多數國企員工的年收入都在平均線之下，比統計數字幾乎差了一大截兒！

怪不得數字一出，人人心理都不平衡了。原本

「學術」，即是我的學習經歷。我大學本科學文學工程一事，許多人都感到難以置信。當年曾有文學院的校友問我是甚麼科系，答了之後對方以為我作弄他，還笑罵我，叫我不要開玩笑！解決辦法，自然是拿出學生證給他檢查。

近日又有一位亦師亦友的學者好奇地問我上一代的學歷，皆因他懷疑我現在的全部知識當中，或有點家學的成分。跟這位朋友相識超過二十年，不過向來各有其志，很少機會詳談。我如實相告，先父和家母在少年時代，正好遇上日本侵略中國本土的歲月，戰亂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先父只上到初中，家母則在戰後結束十幾歲才有機會上小學。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中學生，平均中國文史的水平或會勝過今天香港一些庸庸的大學生。例如，近日有自封的所謂「學生領袖」竟然將常用成語「唇亡齒寒」誤書為「唇寒齒亡」！反映一小撮忙於參與政治活動而忽略學習的大學生，連幾十年前小學生都懂的小知識也未嘗學會。

我常說，父母和家中長輩永遠是我們第一批語文老師，講話這部分必然由父母長輩教；至於文字，除非家長都不識字，否則在學齡前誰都要跟父兄輩學一些。

琴台聚

問常有朋友對我的「背景」有興趣，可以在此談談。

這個「背景」無關政治或血統，僅僅局限於「學術」，即是我的學習經歷。我大學本科學文學工程一事，許多人都感到難以置信。當年曾有文學院的校友問我是甚麼科系，答了之後對方以為我作弄他，還笑罵我，叫我不要開玩笑！解決辦法，自然是拿出學生證給他檢查。

近日又有一位亦師亦友的學者好奇地問我上一代的學歷，皆因他懷疑我現在的全部知識當中，或有點家學的成分。跟這位朋友相識超過二十年，不過向來各有其志，很少機會詳談。我如實相告，先父和家母在少年時代，正好遇上日本侵略中國本土的歲月，戰亂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先父只上到初中，家母則在戰後結束十幾歲才有機會上小學。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中學生，平均中國文史的水平或會勝過今天香港一些庸庸的大學生。例如，近日有自封的所謂「學生領袖」竟然將常用成語「唇亡齒寒」誤書為「唇寒齒亡」！反映一小撮忙於參與政治活動而忽略學習的大學生，連幾十年前小學生都懂的小知識也未嘗學會。

我常說，父母和家中長輩永遠是我們第一批語文老師，講話這部分必然由父母長輩教；至於文字，除非家長都不識字，否則在學齡前誰都要跟父兄輩學一些。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開始花點時間用現代角度詮釋家學經典《千字文》，其後有一回先父在後面看著我在電腦上打字，便興致勃勃地唸起《千字文》的一些句子。現在回想，那時一定勾起了許多許多童年的美好回憶。那個年代唸到初中，應該讀過些古詩文，或會多過今天一般大學生呢！小時候，先父很忙，因為工作需要，常常要寫毛筆字，平素甚少理會我們兄弟姊妹的功課。家母就常抱怨，先父從來沒有教兒手寫毛筆字。老師多讚美先父的簽名有「勁」，可惜我們家似乎沒有留下先父此甚遺憾。

家母之輟學，除了經濟原因外，也為了女孩子害羞。十多歲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跟七八歲的小娃娃一起上課，當然會感到尷尬。那時候，家母的算術不俗，認字就有點頭腦了。家母退休之後，才多點時間讀報學字，這就給我一個絕佳的「反哺」機會了。只是她對書寫仍受「童年陰影」影響，有點抗拒。

不過，直到今天我還有許多語文的事要向她學習，因為她是廣東話語詞和歌謠的活字典。可能因為童年時失學，對所有成年人的「一語道破」牢記在心，現在偶想起，就會出口成章！許多資料甚為珍貴，我便即時筆錄，以免忘記。

家母識得許多成語諺語，不少是聽先父講過而記在，現在應用在日常交際應酬，旁人都信她沒有怎樣上過學。家母對先父有一事甚不滿，就是每次問字，先父都是用手指比劃，讓家母沒能看得清楚明白。後來我「幹父之蠱」，先父在日，已接手負責解答家母的問字。家母總是吩咐不要學先父用手指比劃，要將字寫得大大的，好讓她能看得清楚。

我在中國語文方面的家學，大概就是這些了。

美國自殖民時期開始，便有地方群辦辦學的風氣，而且私立學校不受限制，於是辦學自由發展，良莠不齊。美國崇尚自由，也不禁止。不過，過去只有常春藤大學和一般大學之分，即名校與水平不高的大學之分。不料因為海外，特別是中國的需求，遂興起這些只掛一個牌子、濫發文憑學位的比野雞更難講的大學。這是中國的悲哀，還是美國的悲哀，實在說不清楚。不過，有學識和沒有學識的，一試便知，不在乎一紙文憑的。

他難忘第一次出庭打官司失敗了，前輩安慰他這是好事，要明白勝敗乃律師生涯的平常事，不公義的也不應不擇手段的去贏。他將這樣的精神也放在從政之上，不會為爭取選票而只顧做選民要自己去做的事，做議員並非只喊口號，要帶領群眾走向更好的未來。

Ronan 放下了議會工作，開展了「民主思路」，難怪湯太太丈夫「走不甩」。未來他將會更忙，Ronan 私下告知明年三月升級爺爺。這位 Ronan 絕對是在改變香港政治文化之一股新動力，恭喜！

被稱為「溫和民主派」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Ronan)，由十月一日開始離開從事十一年的議會生涯，他直言黨內全無挽留之聲，幸得記者手足送上蛋糕和高爾夫球手套致意：「很感動，手套還沒有用過，我習慣將最好的留到最後。」星期三立法會復會，他可有失落？「沒有，一方面慶幸事不關己，另一方面，某些議題，其實又有意見……」後悔嗎？「不，我是硬頸，錯了也不後悔。」

翻查 Ronan 人生事件簿，他走過的路似乎很多都是上天的旨意，例如他從未想過當律師。「小時候，家景不好，父母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父親曾任左報記者，我十歲他開始失業。我喜歡音樂，間中夾三三賺外快。我沒有什麼大志，只想入大學，什麼科也無所謂，所以我做什麼都可以。」

彈指一揮，遇上譚詠麟 (Alan)，獲得灌唱片機會，可惜因 Alan 當時的英文發音不標準而告吹。該樂手高考發高燒到一百零四度，成績不佳，打定輸數到銀行當文員，晚上彈音樂幫補家計。時也命也，當年香港大學首辦法律系卻無人問津，皆因英治時期，本土畢業生無執業資格，除非到英國進修才行。

Ronan 放膽一試，並且在三項志願上都填上「法律」，主考官認為此子甚有決心，先不問成績問愛好，他立即如數家珍的將心愛的爵士樂手的作品數出來。嘩，不得了，原來該樂手是考官的偶像，二人傾倒極投契，十五分鐘後，他成功了。

開課第一天，他剛剛半夜收工，疲倦不堪的走入課室，被同學戲弄，跌倒地上，一怒之下他決定不再上課，全面自修。奇怪，Ronan 最後以一級榮譽畢業，我想他是有考試的再學功能。及後，他到英國進修，苦學生以省金錢，要在數星期內考取修讀一年的執業資格，他四出找難題的堂上筆記，兩下子，他以全英第一名的成績考獲執業資格。原來這位資深大律師是這樣誕生的。



美國野雞大學

據統計，美國的野雞大學，每年發出的「學位證書」，百分之九十五是「頒發」給中國人。這是一盤無本生利的生意，騙騙不讀書、好名利、或者是特別崇美的中國官員和中國人。甚麼是「野雞大學」？就是讓獲取「學位」的，既不用入學，也不用上課，只憑交「學費」便可以取得一般學位且且博士學位的「學店」。

美國的野雞大學，且且沒有校舍、沒有教授，只憑一個郵箱，或者請一些「經紀」，招徠生意，便可以大賺特賺中國人的錢。

內地當官的，時與拿一個學位炫耀。每在名片上，印上某國博士、碩士學位的銜頭，以嚇唬不明真相的中國人，甚且不知就裡的更高級官員。

野雞大學的歷史由來已久，上世紀四十年代，我在廣東唸大學時，我唸的國立中山大學和私立嶺南大學是頗有名氣的正規大學。次一級的有廣東省立的法商學院和文理學院，它們還未有資格升格為大學。但也有野雞大學——國民大學和廣州大學。說它「野雞」，就是只交學費，不上課，悉聽尊便。但畢竟還是一個校名和若干位教授，比起當今美國的野雞大學，要「正規」得多。

美國的野雞大學，既然百分之九十五是把學位賣給中國人，這就需要經紀人為它推銷。這些野雞大學的生意老早做到香港來了，幾年前多次收到頒授學位的函件，說你已經獲得某某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但希望你捐助若干萬美元，作為頒授儀式的經費之用。

湯家驊的律師路

他難忘第一次出庭打官司失敗了，前輩安慰他這是好事，要明白勝敗乃律師生涯的平常事，不公義的也不應不擇手段的去贏。他將這樣的精神也放在從政之上，不會為爭取選票而只顧做選民要自己去做的事，做議員並非只喊口號，要帶領群眾走向更好的未來。

Ronan 放下了議會工作，開展了「民主思路」，難怪湯太太丈夫「走不甩」。未來他將會更忙，Ronan 私下告知明年三月升級爺爺。這位 Ronan 絕對是在改變香港政治文化之一股新動力，恭喜！

生活語錄

吳康民

「頒發」給中國人。這是一盤無本生利的生意，騙騙不讀書、好名利、或者是特別崇美的中國官員和中國人。甚麼是「野雞大學」？就是讓獲取「學位」的，既不用入學，也不用上課，只憑交「學費」便可以取得一般學位且且博士學位的「學店」。

淑梅足跡

車淑梅

被稱為「溫和民主派」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Ronan)，由十月一日開始離開從事十一年的議會生涯，他直言黨內全無挽留之聲，幸得記者手足送上蛋糕和高爾夫球手套致意：「很感動，手套還沒有用過，我習慣將最好的留到最後。」星期三立法會復會，他可有失落？「沒有，一方面慶幸事不關己，另一方面，某些議題，其實又有意見……」後悔嗎？「不，我是硬頸，錯了也不後悔。」

平均工資

每月賺個三五千元還挺知足，現在覺得自己竟然成了貧困戶，感覺被「平均」得太狠。在一片不滿聲中，有專家解釋說，正因為北京高薪的行業與階層較多，才會出現大多數人達不到年收入平均水平的狀況。

比如銀行、石油、電訊、自來水等等行業，其普通員工收入都要高於其他行業。朋友的兒子在一家國有銀行系統上班，不到三十歲就年薪三十多萬了，再加上年底分紅，收入就更加可觀。更讓人羨慕的是，小夫妻倆都在國有金融行業上班，小兩口一人開一輛五十多萬元的奧迪，經常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旅遊，名牌包包一買就是好幾個！

其他行業與他同齡的年輕人，月薪一般也就在五六千元，買車養車還不夠，就別提滿身名牌、周遊世界了。壟斷國企的高收入，不僅體現在工資，更體現在各種福利上，比如分紅、獎金、商業保險、高住房公積金等等。有位在金融系統上班的年輕人貸款買房，兩年就還清了。二十五歲就有了自己的產權房，有了私人汽車。

北京的高收入階層，主要就是國有單位高管。

他們的年收入，一般都在百萬元以上，高的幾百萬元也不止。而普通員工多數也就賺幾千元。國企管理者成為企業的实际擁有者，員工成為純粹的打工仔。管理者年薪與世界接軌，聘用一位高學歷的專業人員，企業只願意出農民工的價格。而且愛幹不幹！有的是名校研究生爭一個事業單位的崗位。

國有單位員工對付低薪的辦法也簡單，就是不露聲色地消極怠工。經常跑北京大醫院的人都會看到，在國有牙科醫院，掛號非常之難。有人牙痛去拔牙，門診根本掛不上號，去診室一看，離下班還有兩個小時呢，大夫們都閒着呢，於是低聲下氣地求大夫掛個號。明明能多掛幾個號，為什麼寧可閒着也不掛？道理簡單，醫生工資太低，心理不平衡，能做到對病人負責就不錯了，絕不會為多看幾個人，就累着自己。

國企內部的收入差距，讓年富力強且有真才實學者紛紛跳出體制。民營醫院的醫生不消極怠工，收入在那擺着呢，比公立醫院多出幾倍，工作有尊嚴多了。而且，看病價格未必比公立醫院更貴。不久前在一家民營醫院看牙，花同樣的錢，享受的服務比公立醫院好得多。

統計數字出來之後，我問了周圍的朋友，最低的每月收入三四千元，高的每月八九千。即使是機關事業單位的局級幹部，也不到萬元，剛剛夠統計數字上的平均收入。實際上，在北京普通百

姓的概念中，如果有房子住，收入近萬元，已算是高收入了，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多數普通員工的收入都在五千元上下，即使有年收入二十萬上下的人，用龐大的普通收入者底座一平均，也平均不到年薪十萬。

雖然早有國家統計法，可長久以來，老百姓對統計數字總是抱懷疑態度，懷疑其出台的方法，也懷疑其計算的可靠性，甚至懷疑其背後的政治意味。有人說，平均收入不僅僅是數字，還是很多經濟政策制定時的參照數據，如果看這個統計數字，北京人都年薪十萬，物價豈不是要飛漲？事實上，除了人工費漲了之外，北京市市場的日常用品、柴米油鹽的價格，多年都非常穩定，肉類價格還經常下降。

有兩類人近年收入漲得較快。一是農民工和保姆，他們十年來收入幾乎漲了近十倍，比如二零零八年，多數保姆月收入不過六百元上下，現在，普通保姆月收入五千上下，高檔小區的保姆月薪達六七千元也不新鮮。第二類是退休員工，退休金的上漲幅度，高過物價，甚至高過在職員工。

月收入幾萬的人每月收入三千元的人摻在一起平均，這個統計數字意義並不大。如果有意義，就是提醒政府：壟斷國企高管的收入，不應成為侵吞國有資產的黑洞。比較科學的平均工資統計，應該把不同類型的人區別開來，分別統計，那樣出來的數字，要有價值得多。

飛上天的魚

在我人生中的一件憾事是失去一位童年好友。她是我的初中同學，成績很好，好得多，但父母重男輕女，只供兒子讀書，迫她輟學和姐姐一起當小販。我家境較她差，但父母堅持讓子女受教育，所以我們可以升學。我經常到她的攤檔探望，二人感情一直要好。大家成長各有發展，她因為從商經驗，長大後開了小商舖，生活過得富裕，也覺得好歸宿，惜未能如願當母親，夫婦倆經常旅遊逍遙。我則過着打工仔及小女人生活，每天為生計及照顧子女而忙得筋疲力盡。有天約了她相聚，等了好久未見踪影，去電，她說：「我不來了，以後我們還是不見面吧，妳甚麼也有，而我甚麼也沒有，妳永遠比我幸福……」跟着掛線了，我多番去電她也不接聽。如果好友當年能明白每個人都有的軌跡，我們的友誼就不會中斷了。

記得一個童話故事，一條魚十分羨慕在天空飛翔的雀鳥，最羨慕小鳥形容色彩的精彩世界，每天都渴望自己有一雙翅膀像雀鳥般飛翔。一天他央求大鳥助他飛上天，好能看看美麗的陸地。大鳥於是抓着魚尾便直飛上天空，但魚因離開了水，皮膚難受呼吸不了，一時間頭暈目眩，魚這時才感到了自己的願望，即時掙脫鳥尾跳回大海。那時他才感到在大海游泳是最安全、最舒服、最寧靜、最幸福的。

類似的童話還有許多，例如大家必定聽過的「老鼠與鄉村老婦」，乞丐王子等等，可見「安於自己的身份」是我們從小便接受的教育理念，但能將之用於自己人生的又有幾人？

我深深感到，幸福其實等於知足，都在心中，每個人都擁有，只看自己是否願意去接受已有的幸福！

火星的誘惑

繼而見美國《大眾科學》月刊網站於九月二十二日有報導說，「火星一號」太空發射公司已經計劃將人類送往火星。此種說法曾經不斷地「被證實」於世，卻千篇一律地皆無下文。但這次呢？「小狸的期冀究竟還是不絕如縷。」

九月二十八日，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的一則消息終於讓小狸感到一種興奮：「科學家們報告稱，火星上似乎有流動的水存在，至少在夏季是如此。」同一天，路透社亦自該「角」報道說：「科學家二十八日說，夏日火星上有鹹水流動，從而提高了人們長期以來認為這個乾旱星球現在能夠支持生命的可能性。」

雙子聯報，作為一名資深火星愛好者，小狸不禁有些興奮莫名了。特別是幾天後的十月二日，小狸又見美國《石叻》財經網站載文一篇《NASA 科學家詳解火星液態水》更是對這次「火星的誘惑」有一種「美夢成真」的抵觸感。

「液態水，即是鹽度很高，也是找尋生命形式的好地方。我們認為液態水是生命（起碼是我們知道的）生命」必不可缺的。還有，不論什麼形態的水，都是未來探索任務中可以利用的資源。」

這是美國航天局 (NASA) 首席科學家在紅迪網站上回答公眾提問時清晰、自信又樂觀的表達。而對於現場有「火星愛好者」提問，「你們認為要到了什麼時候把人類送上火星才是現實的考慮？」，這位「首席」也予以了明確的解答：

「現在，NASA 正考慮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把人類送上火星附近。在這種情況下，最早把人類送上火星表面，大概要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末期。」

小狸對此回答雖說在時間上有些不盡如人意，但還是感覺畢竟是靠譜的。又忽然感到，那家「火星一號」太空發射公司也許真跟 NASA 有什麼關係。

隔離飯香？

「千字文」留言，感慨發展未如理想，不想將自己變成一潭死水，雖然之前合約已經談好，但最終都打算離開無綫。這件事看來似乎不是陳國邦自己的問題，屬「一件事，看深層次一點其實無綫目前藝人管理、高層人員個人權力使用不公正，制訂發展策略出現問題。無綫再不清楚問題所在，未來肯定危機重重。」

坦白講小狸都算「飲無綫奶水」的人，在這幾年無綫被外面罵到狗血淋頭時，仍繼續尋找他們的好處，體諒他們的難處，只是近年真的有點看不下了。亦聽到身邊朋友周邊的電視迷在罵說：「那個《愛回家》愈弄愈衰，演員不行，故事不行，連母親也不是。謝少峰、黃翠如，甚至節目主持都看了。謝少峰、黃翠如，甚至節目主持都看了。那幾個人，無綫無能人呀！《無雙》更衰過之前的……」

看無綫內部敢怒不敢言的藝人很多，特別是藝訓班出身的男藝人，不少在公司等十年以上仍未有機會上位。眼見不少「外來客」一來就演男一、男二，最慘是那些「外來客」不是出類拔萃的。大家都明電視台若有其人捧人，度身寫一齣劇已行，不一定因為對方演技好就開劇給他做男一。關鍵是公司不想給你機會。有些藝人覺得最難捱，明明已經做到做到男二、男三的位置，忽然可以讓你演兩集間人就沒了，而且是剛入行的新丁，而且不是因為人氣旺盛，受群眾擁戴的偶像，只是高層愛將，這叫資深藝人如何心理平衡？他

翠袖乾坤

幸福是甚麼？由王娟娟編著的一書《正能量》中有一句：「好好活著就是一種幸福。」書中又說到：「人各有各的活法，每個人的人生軌跡都不同，關鍵是要好好地活著，就足夠，用不着盲目地去比較。」

在我人生中的一件憾事是失去一位童年好友。她是我的初中同學，成績很好，好得多，但父母重男輕女，只供兒子讀書，迫她輟學和姐姐一起當小販。我家境較她差，但父母堅持讓子女受教育，所以我們可以升學。我經常到她的攤檔探望，二人感情一直要好。大家成長各有發展，她因為從商經驗，長大後開了小商舖，生活過得富裕，也覺得好歸宿，惜未能如願當母親，夫婦倆經常旅遊逍遙。我則過着打工仔及小女人生活，每天為生計及照顧子女而忙得筋疲力盡。有天約了她相聚，等了好久未見踪影，去電，她說：「我不來了，以後我們還是不見面吧，妳甚麼也有，而我甚麼也沒有，妳永遠比我幸福……」跟着掛線了，我多番去電她也不接聽。如果好友當年能明白每個人都有的軌跡，我們的友誼就不會中斷了。

記得一個童話故事，一條魚十分羨慕在天空飛翔的雀鳥，最羨慕小鳥形容色彩的精彩世界，每天都渴望自己有一雙翅膀像雀鳥般飛翔。一天他央求大鳥助他飛上天，好能看看美麗的陸地。大鳥於是抓着魚尾便直飛上天空，但魚因離開了水，皮膚難受呼吸不了，一時間頭暈目眩，魚這時才感到了自己的願望，即時掙脫鳥尾跳回大海。那時他才感到在大海游泳是最安全、最舒服、最寧靜、最幸福的。

類似的童話還有許多，例如大家必定聽過的「老鼠與鄉村老婦」，乞丐王子等等，可見「安於自己的身份」是我們從小便接受的教育理念，但能將之用於自己人生的又有幾人？

我深深感到，幸福其實等於知足，都在心中，每個人都擁有，只看自己是否願意去接受已有的幸福！

網人網事

這顯然是個老題目。自小狸問世以來，這個老題目就「一面誘惑」於世。但今天，這個「老題目」真的有一個「新面貌」誘惑於世天之下，「火星愛好者」了。而小狸作為「被誘惑者」之一，今天也真不是在這裡樂談一番最近與之相關的許多「網人網事」了。

此舉最近鋪張之於英國《每日郵報》網站九月十四日的一篇報導，其主旨雖然是「人類是否不小心給外星人發送電腦病毒？科學家警告全球其他地帶的危險」，但其中卻言之鑿鑿地說：「美國航天局和其他地帶機構收集的最新數據顯示，在我們的銀河系中，宜居星球多達四百億顆。」小狸對此說表示嚴重贊同。

繼而見美國《大眾科學》月刊網站於九月二十二日有報導說，「火星一號」太空發射公司已經計劃將人類送往火星。此種說法曾經不斷地「被證實」於世，卻千篇一律地皆無下文。但這次呢？「小狸的期冀究竟還是不絕如縷。」

九月二十八日，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的一則消息終於讓小狸感到一種興奮：「科學家們報告稱，火星上似乎有流動的水存在，至少在夏季是如此。」同一天，路透社亦自該「角」報道說：「科學家二十八日說，夏日火星上有鹹水流動，從而提高了人們長期以來認為這個乾旱星球現在能夠支持生命的可能性。」

雙子聯報，作為一名資深火星愛好者，小狸不禁有些興奮莫名了。特別是幾天後的十月二日，小狸又見美國《石叻》財經網站載文一篇《NASA 科學家詳解火星液態水》更是對這次「火星的誘惑」有一種「美夢成真」的抵觸感。

「液態水，即是鹽度很高，也是找尋生命形式的好地方。我們認為液態水是生命（起碼是我們知道的）生命」必不可缺的。還有，不論什麼形態的水，都是未來探索任務中可以利用的資源。」

這是美國航天局 (NASA) 首席科學家在紅迪網站上回答公眾提問時清晰、自信又樂觀的表達。而對於現場有「火星愛好者」提問，「你們認為要到了什麼時候把人類送上火星才是現實的考慮？」，這位「首席」也予以了明確的解答：

「現在，NASA 正考慮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把人類送上火星附近。在這種情況下，最早把人類送上火星表面，大概要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末期。」

小狸對此回答雖說在時間上有些不盡如人意，但還是感覺畢竟是靠譜的。又忽然感到，那家「火星一號」太空發射公司也許真跟 NASA 有什麼關係。